

20141202 名人論壇-黃國昌與林佳範談公民力量@師大學生會

主持人：有所關心以及有所努力的兩位前輩，那我們今天就邀請到兩位來為我們講一些身為大學生，也就是公民的我們，能夠對這個社會上有什麼樣的回饋，以及我們有哪一些實際的作為是我們可以去努力的。那首先就是我們在籌備的過程的時候，我們有想了幾個問題，那我想請問兩位老師，請問公民力量的具體展現是什麼？而身為大學生的我們又該如何體現公民的力量？

林佳範：OK，國昌兄還有在座的各位關心公民社會還有公民力量各位夥伴大家晚安。

(同學：晚安~)

林佳範：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國昌一起坐在這個地方，特別是師大，特別是我們的學生會舉辦這樣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論壇，那我想這個公民的力量在這次的選舉應該是非常明顯的一個展現，我今天早上在上這個法學緒論的課程，我就問同學：你們有沒有去關心這一個選舉，這樣的一個選舉跟過去的選舉有什麼樣的一個不同，換句話說，它在歷史上面有什麼樣的獨特的一個意義，那我想每個人的答案可能會很不一樣，那我會覺得從318以來，這次的選舉等於是在驗證，就是318所帶起的這種公民參與、公民關心這樣的一個公共事務，特別是有關臺灣的民主發展，這樣的一個力量的一個具體的展現，只是那個結果我看了很多的分析都遠超過大家本來的預期。

那當然我們面對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政府，我記得我跟國昌好像是從那個野草莓那個時候，野草莓剛好是2008年馬英九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然後這個兩岸的交流的很重要一步，大家說這個陳雲林來台，那那個時候，我記得那個時候因為臺灣好久沒有看到那樣的電視畫面，就是我們的人民在集會遊行的表達意見上面，其實臺灣民主化也滿久的，那上街頭應該也不是什麼新鮮的事情，可是在電視上面我們看到了居然有政府來壓迫人民很和平地表達意見，甚至我們自己的國旗還被沒收，甚至都不能搖國旗。

這個對我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事情，我記得那個時候開始就很多的學生，那還有很多的團體，其實也有可能參與這個台灣人權促進會，其實台灣人權促進會在推動集會遊行的法律的這個修改，那其實集遊法是早在，應該算是我們戒嚴的遺緒，換句話說，表面上雖然是已經解除戒嚴，可是當時的這個國民黨的一個

政府他又通過了所謂的國安三法，就是集遊法、人團法還有國安法這三個法，來取代戒嚴法裡面其實就是把人民一些基本的這些公民政治權利都凍結，包括集會遊行還有人民的結社這些的自由，甚至自由出境這些的自由完全都被凍結。

其實集遊法的這種壓制人民應該受憲法保障，現在又受國際人權公約保障這種人民抗議的權利，那甚至也被宣告違憲，445號，後來的這個617號，這個宣告違憲有很多的內容，換句話說，我們對於這個我們的集遊法仍然在箝制著這個我們人民最基本受憲法跟國際人權公約保障的這些重要權利，居然還是被壓制著，然後在陳雲林來台的這些國安的措施上面是更具體地去體現，所以說我記得那個時候跟國昌兄，我們有辦了一個活動，好幾個活動，其中一個就是要給集遊法送終，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們在開會前會的時候，那個時候在討論，因為我們就是要挑戰它嘛，公民不服從嘛，就要挑戰它，所以那個時候我還記得，如果被起訴，那誰會是首謀，那個時候國昌兄他就自願說我當首謀沒有關係，只是我們是這樣討論是一回事情，他實際認定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結果在那次的行動當中，他們認定我是首謀(黃國昌笑)，所以後來大概就我被起訴，當然也很感謝國昌兄也有出庭幫我作證，說我不是首謀(全場笑)，所以跟國昌兄的淵源應該是從那個時候，野草莓那個時候開始。

那當然其實臺灣的公民力量的這個湧現絕對不是最近就開始，其實在整個臺灣民主化過程當中，都是有很多的先賢，包括我們台灣人權促進會之前很多的伙伴，他們都是在戒嚴時期，他是沒有辦法公開地去集會遊行，都是不斷地去挑戰它，去突破它，才能夠有今天，可是很遺憾的，集遊法到現在到今天都還沒有修正，我們只能說路過對不對，就是617號給我們路過的權利這樣子，可是那個法還是在，換句話說那個法隨時還是對和平集會，他想要處罰你，他還是可以這個。

那我想這個國民黨這樣的一個，從2008年開始執政，那中間當然有2012年的總統大選，可是2012年的總統大選，那個時候我想大家都還知道馬英九還是連任嘛，所以說那次的選舉完以後，1129的選舉大概就是唯一的一次，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有非常多的公民抗議的各種事件，從白海豚對不對，到大埔的事件，還有反媒體壟斷，其實在這個，當然我覺得野草莓雖然最後沒有什麼很具體的，如果就具體他的訴求的結果來講，好像是一個失敗的學生運動，可是我個人會覺得其實從野草莓開始，喚醒了新一代的年輕人開始關心，其實很多後來參與像剛才提到的這些的社會運動，很多年輕人都是站在最前方，開始關心周遭各式

各樣的一些公共的議題，都更的也好，或是說剛才提到六輕七輕這些的議題等等，或是說大埔農民徵收等等。

就是這一些的議題裡面，甚至樂生的這些議題，就是有各式各樣的議題，特別是有很多的弱勢者的關懷，我相信在這個各式各樣的這樣，特別是在野草莓以後，等於是很廣泛地有很多公民開始關心。

只是318我覺得滿獨特的，如果沒記錯那一天，其實那一天318，應該是前一天317，317那個晚上，其實服貿這個議題已經吵很久對不對？其實遠在之前，應該是在6月的時候是不是，前一年的6月吧，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很多團體就開始去關心這個議題，可是一直沒有辦法把它吵熱，因為好像對大家很遙遠，什麼服貿連聽都沒聽過，那我還記得那天317的晚上，因為很多伙伴已經在那邊要靜坐抗議，那那個時候對於這一個通過，30秒這樣的一個通過，還有黑箱的作業，大家都非常感冒，那那個時候我因為第二天必須要到南部去，所以沒有辦法跟大家一起留守在那邊，所以我去那邊捐了一點錢，然後跟幾個伙伴打聲招呼，我就離開了。

只是那個時候，我跟中強，中強其實大概知道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只是那個時候我們都想說大概怎樣，大概進去一下就被抬出來了吧，從來沒有想過有可能在那邊撐那麼久這樣一事情，所以這很多事情，這個所謂的公民力量其實，我要講的是不是說，應該要累積啦，換句話說，馬英九這個政府，國民黨政府累積的民怨應該已經是在各式各樣的議題上面，展現出來的是，不是一個民主社會的一個政府應該有的風範，換句話說不只是行政的專制，包括立院都是有專制，換句話說我們公民教科書裡面講的民意政治，人民都已經上街頭表達他那個樣子了，他還可以完全無視，他認為沒有站出來的是站在他那邊(黃國昌笑)，這種想法，換句話說他認為很多人民是站在他那邊的，站出來的都是少數，那這一次的選舉，所謂的鐵票，換句話說，會有這種想法就是這個政府或是相關的政黨，這種政黨他把選民當作禁脔一樣，就是屬於他的，所以說在台北市特別明顯，有好幾次的選舉下來，這個所謂的鐵票，國民黨幾乎是穩贏的，有這樣的這種想法。

換句話說，我們臺灣的人民投票完，甚至投票的行為幾乎是被政黨所操控的，他只要喊一喊藍綠，大家幾乎就怎樣，就票就會投過來，那可是從陳雲林來台以後，其實各式各樣的上街頭的公民抗爭裡面，已經有突顯出臺灣社會有非常多需要去關注的這些公共議題，那好像都沒有得到一個有效的回應，換句話說，民主

政治理論上應該要幫我們解決這些公共的議題，可是好像都被堵在那邊了，講到藍綠，很多應該要深刻去討論的，特別是我覺得服貿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議題，是在於它的影響性是全方位，幾乎所有的很多的產業都會受到影響，如果服貿這一個，我們不是說反服貿，而是反他的黑箱的那個作業，跟很多國家簽訂這樣的這種所謂的自由貿易的協定，當然都會有得有失。

只是說作一個有責任的政府，你看那個江宜樺他居然是簽完以後才要做產業評估，有這樣的政府嗎？那麼多的產業有可能受影響，你都沒有先去評估過，那你怎麼去跟人家談判？居然已經去跟人家簽完以後，才要做產業評估，那你就覺得這個政府真的是非常有嚴重的問題。

那服貿這個議題，我們其實，因為現在是把它擋下來，我要講的是說，我們臺灣的民主化其實可以透過服貿這樣的議題，因為跟大家是實質有關係的，這個就不再是統獨的問題，對不對，這是你的生計的問題，你的洗頭髮業會不會因為這個服貿造成你必須要關閉，這已經是大家的生計的問題了，換句話說，能夠有超越這種所謂藍綠統獨的這種，能夠針對一些實質的公共議題能夠去進行審議，去參與、去關心，然後形成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服貿，這樣的一個協定。我覺得這個是為什麼，我想318那個時候要去推這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就希望把這種重要的會影響很多人民重要的權益，特別是在簽訂兩岸的相互的協定過程當中，來落實一個實質的民主，審議的民主，這樣的一個民主化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我覺得公民力量的展現，它是透過很多次的公民的參與，那318是有滿獨特的一個意義，更在於它是由很多社運團體跟很多學生，共同地去參與它，我想318在那個過程當中，展現了我們很多年輕人的創意，還有年輕人的這種來討論公共議題，然後實質參與公共議題，不管是在場內場外，還有整個組織，我想這整個的表現都是突顯我們臺灣有累積這樣的一種，簡單講其實應該是說，我們的人民是站在政府的前面，人民已經遠遠超過政府所想像的各種能力的這種展現。

那1129的這個選舉的結果，更進一步地去打破過去的各種的選舉的型態，包括什麼樁腳啊這種，灑錢啊等等這些比較傳統的這些的選舉的模式，我想在這次的這個選舉的結果裡面，可以看得出來真的很多都被打破，而且不是只侷限在台北市，我有看到有一些人在苗栗的鄉下，他也看到那個結果讓他們跌破眼鏡，他們本來以為這些傳統的這些勢力，結果一個個被斬掉，那很重要就是，我覺得

318就是更進一步地展現出了是在這個1129裡面，就是我們的年輕的學子，有關心而且有積極的去參與政治，這樣的一種公民力量的一個展現，才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當然啦，這個只是開始，其實我們有太多的公共議題，包括憲政的議題，什麼票票不等值，然後公投啊、罷免啊，被很多都箝制著我們的民主政治的一個發展，還有很多的需要大家共同去關心，去突破它，那我想公民力量的展現應該是需要經過很多的累積，那當然在這次的選舉裡面，可以初步看到有這樣的公民力量的一個展現，它的一個特色是在於能夠打破藍綠，那有一些公共議題，包括階級的議題，貧富不均的這種議題，開始有受到關心，可是怎麼解決，怎麼樣的政策，有沒有拿出來，包括高房價等等，其實有很多的這種手段，更不要講像食安這種問題，很多的一些手段，很多的政策是不是能夠真正的去落實，還有待大家的持續去關心，這個所謂的公民的力量才有可能繼續不斷地讓臺灣的民主化能夠更朝向實質民主這樣的一個過程發展，我想這個是我初步針對公民力量的展現。

那身為大學生該如何體現公民的力量，這個部分我想你們有回去投票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那你們有在網路上面，對於很多公共議題願意去討論它，願意去關心它，然後甚至需要的時候願意站在街頭上，跟很多人站在一起，我想這一些都是很具體的這種行動，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有這樣在做，我想這個是我對於這個問題一個簡單的一個回答，那我是不是請黃老師？

黃國昌：先謝謝師大學生會跟島國前進一起合辦這個活動，那我現在任教的，沒有任教，我的專職工作在中研院做研究，那很高興有機會到師大來。

在島國前進全國所辦的校園講座當中，其實今天這場是我最期待的，那為什麼我會最期待今天這場活動？是因為，我知道有相當比例師大的同學未來會成為老師，當你們走出這個校園，參與了中小學的教育工作以後，你們事實上為他們未來的公民社會的養成，可以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有很多人在人格養成的過程當中，事實上是從小開始的，你們未來在課堂上面所傳遞他們的觀念，跟他們講的話，對我們未來下一代的公民影響非常的大。

我講一個很小的事情是，我國中的時候，其實從國小就開始，我國中的時候非常喜歡挑戰老師的權威，我們的老師其實都很討厭我，我沒有開玩笑，他們很討厭我，有一次我在挑戰老師權威的時候，那個老師問我說你是不是民進黨？(全

場笑)，我那時候很驚訝，對我來講，其實我不太了解什麼是民進黨，在那個時候，那我覺得很奇怪，他為什麼要問我是不是民進黨。

前一陣子我接到一個香港的朋友寄來的email，他一方面謝謝臺灣的朋友，在香港佔中的運動當中，他們在爭取普選的運動當中，給他們支持，給他們鼓勵，因為在那段期間當中，我相信很多臺灣的朋友，透過類似今天這樣的活動，甚至更大場在自由廣場所辦的活動，表達我們的聲援跟支持。

在那些場合當中，我曾經說過我覺得香港的學生很了不起，他們所面臨的情況比我們更艱難，但是他們選擇還是站出來，有一種快要到或許是明知不可為，但是應該要做就去做的精神在。那那個香港人寫給我的email，他主要的內含是說，他們事實上香港的學生在中小學開始，他們就非常的重視學生之間的自治跟自我管理，而且會讓學生透過討論的方式，共同決定這個班級上很多重要的政策，那他覺得那樣子的教育對於養成新一代的香港公民有非常關鍵性的影響。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其實我很佩服林老師，因為他在師大一直在進行的就是這樣子重要的工作，而且他在進行這個重要的工作的時候，他不是只有在課堂上面單純的傳播理念，他用他自己具體的行動去實踐，他當過台灣人權促進會的會長，他跟台權會的朋友，當臺灣的人權問題出現狀況，中國的人權問題出現狀況，都站在第一線去捍衛每一個人應該享有的天賦人權，基本權利。那其實從這些行動當中，我覺得已經為剛剛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更好的解答跟註腳。

那我簡單地講就是，我會邀請各位同學去思考一個問題是說，當你看到或當你看到我們國家的國民揮舞著國家的國旗，當然我知道很多人對那面國旗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看法，但是在面對外國的時候，某個程度上它是我們現在的國名跟國旗，揮舞著國旗的時候，換來的是警察棍棒的毆打，頭破血流，當你看到這樣場景的時候，大家可以先問自己一個問題是，你會做什麼？

第一個答案是說，不關我的事，關我什麼事；那第二個答案是說，那些人吃飽太閒，被打活該；第三個答案是，國家的權力如何能夠被這樣濫用，人民受到憲法所保障集會遊行的權利如何能這樣被踐踏，我們一定要站出來。一個社會成熟的程度真的完全取決於這個社會裡面的公民在這三個選項當中比重的分配。

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就如同剛剛林老師所講的，有很多學生他們選擇第三

個選項，他們站出來，從形式上面的確是沒有達到運動的訴求，但是經過那次的行動，這些學生他們已經變得很不一樣，我可以說在今年三月的那場運動當中，有很多很多重要的學生幹部肩負起非常實際任務的工作幹部，當然不是只有各位常常在媒體上面看到的那兩位先生，他們都是從野草莓運動出來，那當然包括那兩位先生，他們也是在很嫩的時候，就去參與了野草莓的運動。

但是你去觀察這個運動的時候，第一個你會直覺的反應是說，我認為這件事情不合理所以我要站出來抗議，但是你如果多花一點點時間，你可以瞭解更多的事情，舉例子，剛剛林老師講的說，欸，《集會遊行法》是動員戡亂時期結束了以後繼續留下來的法律，那各位如果仔細地去比較，《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跟我們解嚴以後的《集會遊行法》兩個版本拿來比較，那任何一個合理的人都會去想像說，欸，那我們既然解嚴了，集會遊行的憲法權利應該還給我們，法律的內容應該有所更動，但是你真的花一點時間去比較，你會驚訝的發現說，這兩個法律的版本實質的內容長得一模一樣，唯一不一樣的是只有法律的名稱「動員戡亂時期」這6個字把它刪掉，其他實質內容一模一樣，那這樣子的解嚴有何意義？這是你可以有的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觀察是，2008年馬英九總統在競選總統的時候，他跟蕭萬長先生曾經提出一個「新世紀的國家人權宣言」，我不知道那個宣言他們是不是千方百計想辦法把它從網路上搞掉，因為隨著時間的進展越來越難搜尋，但是我手上有，所以那個就...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也會鼓勵各位同學再去網路上面看看說，2008年馬英九總統在競選總統的時候，他的新世紀人權宣言他寫了什麼東西，那你在想一想過去這6年多，他寫的東西他做了沒。

2008年那群野草莓的學生，還有很多當然很多NGO的朋友，包括台權會的朋友，林佳範老師站在第一線，他們就讓人民沒有辦法接受的是說，你在選舉以前開了這個承諾，但是你在選舉以後，你在選舉以後，竟然不願意兌現，不願意去面對自己的那個承諾，去修改《集會遊行法》，當初學生在自由廣場靜坐的時候，曾經有國民，就是很多民間團體到立法院去要求修改集遊惡法，要把它改成集會遊行保障法，立法的目的是要保障人民行使憲法所賦予你的集會遊行權利。

那個時候國民黨的內政委員會的召集委員，他叫吳育昇先生，他一開會以後，沒有多久，技術性的理由宣布散會，不要再討論這件事情，你作為一個公民，你看到你所選出來的立法委員竟然是這樣子的在行使他的職權，你應該有什麼行動？

你可以有什麼行動？

我剛剛所講的那幾個選項各位可以虛擬以下，虛擬一下說，啊反正這些政客就是這樣，我也沒什麼辦法，如果你採取的心態是這個樣子的話，你永遠選出來的就是這種爛人，你永遠選出來的就是這種爛人，他當選了以後他也不會在在意有什麼想法，他更不會在意你他之前說過什麼話，如果我們的民主政治淪落到這個樣子的話，那這個民主是假的，所以任何在架構上面的民主憲政，你一定要有一個堅實而有力的公民社會，去監督這個民主憲政的運作，去豐富這個民主憲政的內涵，不是條文寫成那個樣子它自然而然就會運作成我們希望它所想像的那個樣子，公民社會的成熟是很重要，而這個公民社會的成熟，我必須要講，沒有捷徑，從小的教育能夠做好就很重要。

那等到時間大了以後，你說啊，為什麼那麼多人會這麼冷漠，為什麼我跟我的父母談，他們永遠都聽不懂，但是有的時候我會採取比較諒解的立場是，特別在比我們年紀大的長輩身上是，有的時候我們要有一點同情的理解是說，你要去想辦法去理解說，他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所接收到的資訊、所生活的體制讓他變成現在這樣子的人，你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一夜之間，你以為你跟他一堆大道理，他第二天就改，這是不可能的，要花相當的時間慢慢去改善，慢慢去扭轉。

那如果從小就做得好的話，當然非常的好，但是我們現在在做的是什麼？我們現在在做的是，我們在想辦法去改善整個臺灣公民社會的體質，這件事情是需要時間，雖然需要時間，但是只要持續去做，一定會變得越來越好。

那第二個，我想要講個具體的例子是，不要讓各位都覺得說，好像這些在搞公民運動的人只會罵國民黨，你們是不是民進黨的側翼，就是在旁邊助攻啦，你們根本就幫民進黨在助攻嘛，都在罵國民黨，好，野草莓的時候，公民團體在自由廣場，那個時候蔡英文女士剛接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女士要到自由廣場來，公民團體的立場很清楚，你要來可以，要來就先來道歉，道什麼歉？民進黨執政為什麼沒有修《集會遊行法》？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當你自己拿到權力的時候，你用《集會遊行法》起訴了多少人？你怎麼透過《集會遊行法》，你怎麼去對付那些有參與樂生運動的學生？你走過一定留下痕跡，你權力行使過一定留下痕跡，這件事情如果民進黨也要再進來抗議馬政權，可以，這是你的權利，但是你要誠實的跟公民社會面對自己，面對過去，先道歉。

那那個蔡女士，我某個程度上相當肯定她的是，她展現了那個氣度，她就真的到自由廣場前面來道歉，什麼力量促使她來道歉？就是公民社會的力量。

那第二個例子是，我不曉得去年夏天各位還記不記得，2013年的夏天，這件事情我這輩子永遠不會忘記，你們有沒有聽過一件事情叫作會計法的修法？有聽過的舉手，人不多，我再問另外一件事情，有沒有聽過一個人叫顏清標，沒聽過這個大名的舉手，OK。

《會計法》的修正在做什麼事情？《會計法》的修正是，透過《會計法》的修正讓喝花酒的民意代表不用負擔任何的刑事責任，對於顏清標先生來講是，馬上在坐牢的，因為新法的修正就可以出獄了。

我先不管你是藍的綠的黃的橘的紫的，不管你在政治立場的光譜上是什麼顏色，不管你在統獨立場上是什麼顏色，在場有沒有什麼人可以接受說，民意代表拿人民的民脂民膏去酒店喝花酒，可以不要負刑事責任，我相信99%的人不會接受，但是這件事情，這個法律在我們的立法院過，你就想說，啊，一定是國民黨護航，他過的方式是，早上11點多有四五個人躲在一個小會議室裡面簽下協議，說我們這個法律就按照這樣修正通過，晚上11點多，在空空蕩蕩立法院的議事堂，就是三月被佔領那個地方，現在根本沒有什麼立法委員，就司儀就開始念，狂念，說啊什麼法律案三讀修正通過，什麼法律案三讀修正通過，其中有一個就是《會計法》的覆議案。

那躲在會議室裡面簽署，說這個法律要這樣子修的人是誰？各個黨團的代表，每一個黨團的代表，全部都簽了，當這件事情被曝光了以後，欸，因為各個黨團的代表都簽了，在政治力上面是全部都收服了嘛，我管你藍的綠的台聯還是親民，大家都簽字啦，那這個時候公民社會的反應是什麼？摸摸鼻子，我們很倒楣，那下一次選別人，啊要選誰？選來選去就還是這些人。

那第二個是，就站出來抗議，就站出來抗議，那個時候站出來抗議的時候，逼江宜樺，就是剛剛辭職的行政院院長，提出覆議案，說你沒有辦法接受這個法案，丟回去國會重新表決，江宜樺不肯，江宜樺不肯，公民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參加，站出來抗議，就直接去質問，我不是說這是江宜樺個人的責任，但是在這個憲政體制下面，他有一定的角色可以扮演，質問江宜樺，質問馬英九，質問四大黨黨主席到黨團，你們憑什麼通過這樣子的法律，人民能夠接受嗎？

最後被迫，蘇貞昌道歉，馬英九道歉，江宜樺把這個法案丟回去立法院覆議，就沒有過，台聯黨有一位不分區的立法委員因此喪失立法委員的資格，他們把他開除掉，要負政治責任，雖然民進黨跟國民黨是沒什麼人負責實際的政治責任，反正這是共業，我們大家就一起幹了，那要不然要怎麼樣？

但是責任的事情，責任的追究先放在旁邊，最起碼這件事情有得到了什麼，得到了改正，那這種事情可能或許很多人不會知道，但是我一樣就是邀請各位同學想一個問題是說，當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作為一個公民，你要採取什麼具體的行動？你所採取的具體行動就是公民力量的展現，你的行動如果是0，那你沒有什麼公民力量可以展現，他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選輸了算我們倒楣被騙，識人不明，下次回家燒香拜拜求上帝，我不會再被騙，我不會再選錯人，那要不然要怎麼辦？這件事情可以不一樣，可以不一樣，那真的採取行動了以後，就真的不一樣。

那真的你如果要採取很有力的行動的話是，在以前比較...比較傳統的模式跟想像就是說，你就參與團體，有團體站出來，像台灣人權促進會，非常重要一個社運團體，永遠站在人權保障的最先鋒，但是在現在的社會當中，其實從野草莓運動就開始，就是你們有更多現代的科技，有更多現代的傳播工具可以把你們鏈結在一起，讓團結這件事情的成本，只要你有意識，變得很低，你或許不用說一定要到處去拉人，你在網路上面號召的行動，你對你的號召的行動負責任，有計畫的去做，你可以展現很強大的力量，後來的洪仲丘，0803的行動，25萬人上凱道，就是一個非常具體，那這樣子的行動它改變了什麼？它改變了我國軍事審判制度劃時代的改革，讓它回歸普通審判法院去審判。

那我相信各位在過去的這兩三年當中，你們一定會實際地見證到非常多這樣子的公民行動它造成具體的改變，而每一次的公民行動，除了在形式上面，那次運動具體訴求的達成或者是沒有辦法達成以外，其實你都在什麼，你都在動員這個公民社會，而且在動員的過程當中，那這個公民社會的體質逐漸向上提昇，那一天會開花結果，或者是說有一天你會取得一個階段性的成果，我相信1129的選舉就是一個很清楚的例證。

那在1129的選舉以後，形式上面國民黨大敗，民進黨大勝，那我不曉得民進黨的朋友他們是不是真的很開心，不過我想合理應該很開心，就任何當選的人

理論上都會很開心，他裝得不太開心，愁眉苦臉的跟你說現在是責任的開始，相信我，他在演戲(全場笑)，這是人性嘛，你努力這麼久，選上了當然是很開心，得到了這樣的肯定，但是我覺得蔡英文講一句話講得很好，如履薄冰，誠惶誠恐，那個是真的，因為這些人他今天把票投給你，當這個公民他已經覺醒的時候，他把票投給你並不代表說我今天把票投給你，我一輩子是你的人，永遠你只要揮旗我就跟你走，我把票投給你並不代表你當選以後我不能監督你，更不代表以後我下一次我還會把票投給你。

那只要當這樣子的公民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形成足夠的壓力去促使政治部門去聆聽民意，甚至進一步推動必要的改革，那當然我不會說我們已經成功了，事實上還有一段很遙遠的路要走，那只不過說，好的現象是說，越來越多人大家共同加入這個隊伍，越來越多人共同地去努力，越來越多人參與實際的行動，我們就看著整個有向上提昇的趨勢，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掌聲)

主持人：好，那剛剛兩位老師都帶我們初步地瞭解公民力量，那也講到說我們大學生在公民力量這個部分我們能夠有什麼具體的作為，那我們接下來可以看到臺灣跟香港我們都接連發起了學生的運動，究竟是太陽花學運促成公民力量，還是公民力量的累積促成了太陽花學運？

林佳範：OK，太陽花學運促成公民力量還是公民力量促成太陽花學運，我想我剛才大概已經有個別把最近從這個野草莓以來，一直到這個太陽花整個所謂的人民參與這樣的一個歷程來做一個說明，那我想應該是，就像我剛才前面提到的，它是一個累積的一個歷程。

我記得野草莓那個時候，在師大好像去參與的人不是很多，野草莓那個階段去參與那個好像沒有很多，那可是我在師大那麼久，我就在那段期間，我也發現雖然說直接去參與野草莓的沒有很多，可是在師大的內部啊，已經有發生我過去沒有看過的現象，不曉得各位，可能那個時候還沒進來，那個時候2009年那個時候，其實有一個爭議，是有關選課的爭議，就是這一個本來應該是可以給老師簽的方式可以再選，可是那個時候好像有一個教務長，他就把這個改掉，那引起很多同學的一個反彈。

那我看到我以前沒看過師大的學生針對這個爭議有連署，有連署，甚至也有跑到學校的那個行政部門去抗議，那這個是我在師大那麼久從來沒有看過，就是說有這樣的一個學生會採取這樣的行動，在校內針對學校的這個措施採取所謂的公民行動的方式，來試圖要學校改變，當然那一次後來學校好像有換教務長，然後後來那個整個都有改變，就改回到原來的那樣一個可以去簽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你要說透過這樣的一個小小的歷程裡面，簡單講，我相信同學們在這樣的歷程當中，用一句政治學的話講，就是那個政治效能會提高，意思就是你相信你的行動會改變這個社會，你願意去採取行動，然後社會是有可能慢慢的一步一步地改變。

OK，所以說我覺得這種參與的過程裡面，然後累積出你對於這個社會改變的那種可能性的那種自信，這樣的一個力量是在不斷地參與過程當中，慢慢地去累積，當然一開始，就像剛才提到的，像那個野草莓的確後來好像就是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具體的任何的成果，可是我相信在這個參與野草莓的過程當中，有很多的同學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那開始累積我們所謂的政治效能，它會慢慢對於參與公共事務不再那麼地擔心害怕。

其實我記得我的學生大概在野草莓那個時候，他居然跟我講說，他爸爸媽媽叫他不要去，就不要管政治，我記得這句話我的爸媽也跟我講過，在我念大學的時候，我爸媽也是這樣跟我講，可是我很訝異的是臺灣已經民主化這麼久了，為什麼我的學生他的爸媽還是這樣跟他講這樣的話，你不要管政治，管政治都沒有好下場，當然臺灣的白色恐怖這一段其實還沒有被真正的去從事所謂轉型正義，大家說其實我們或多或少，包括我們的長輩影響我們的學子，還是被禁錮在這種白色恐怖，會認為參與政治其實不會有什麼好的後果跟下場。

那當然在過去的這種主義下面，其實家長們也都不鼓勵同學去這些政治，認為那個浪費時間，反正你只要關心好你自己就好，所以說從我們的教育裡面，我們能夠感受到慢慢的，透過很多的參與，特別是剛才國昌老師有提到，特別是網路時代，讓大家參與的成本又更低，不要想看鍵盤，鍵盤也會搞革命，換句話說，開啟了一個，在過去的時代，大家需要大家見面，然後那個成本很高，要一起上街頭，搞不好一下子又被線報，以前那白色恐怖時代，你連組個讀書會都有可能被抓去關，就大家在一起念書這件事情都有可能會被認為是匪諜，不是開玩笑，

這是真實的，在那個時代是這個樣子。

所以家長都不鼓勵學生在公開場合去討論政治，我的父母親是這樣跟我講，因為我們那個時候還沒有解嚴，念大學的時候，快大學畢業才解除戒嚴，我記得我那個時代，在念大學的時候，我是進到台大跟同學才開始瞭解有所謂228這樣的事件，所以你可以瞭解，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在過去累積下來這種所謂的白色恐怖的陰影其實，我的感覺是在很多的家庭裡面都還有。

不過隨著臺灣的民主化，越來越多的人實際地這種遭遇，然後越來越多人願意站出來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然後要去發聲，我記得我們那個時代站出來，我記得我的老師還跟我們講，我在念高中的時候，我老師要跟我：不要像這些破壞社會秩序的人站在街頭上面去造成社會的紛亂，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我們的公民老師還這樣跟我們講，我念高中的時候，公民老師還是這樣講，那個時候其實臺灣就已經，縱使在戒嚴時期，已經有很多的人，像農民運動，工人的運動，上街頭去抗議跟抗爭啊，那很多人都是流血的，那很多人是被起訴、被抓起來關的，那個時代就有那麼多人願意站出來。

所以說我想很多的這種，該怎麼講，互相的影響，到底是太陽花促成這個公民力量，還是公民力量累積促成太陽花的學運，我覺得應該是相互的一個影響，相互的影響下面，讓更多的人願意把他心裡面那個白色恐怖的陰影把它拋開，因為你拋開以後，你去參與啊，你就會發現這個社會有很多東西是需要去改變的，而且如果你不參與，永遠不會改變，你不要以為你的不參與你就不會受到這樣的一個影響，所以說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相互影響的一個過程，很難說是哪一個造成哪一個，不過最根本的還是在於就是大家，我覺得這也是臺灣民主社會的一個成熟，這次的選舉裡面，能夠跨越，簡單講啦，就不再只是選民或是順民，不是投完票以後就好像被這個政府綁架，特別是我剛才講的藍綠啊，因為搞這個藍綠對抗其實是肥了這些特定的政黨，其實他們很多需要去解決的問題，我們的社會需要去解決的問題並沒有真正的被浮出來，應該要被重視。

換句話說，公民的力量超越這個藍綠，然後要求一些公共的事務要提出一些具體的對策，然後大家能夠去討論，能夠去參與，然後共同來解決問題，這個才剛開始，我是覺得我們現在只是第一步，讓這個獨裁政權瞭解到人民才是主人，你如果一意孤行，不會像過去一樣，大家就乖乖把票投給你，還有很多我們這個社會，其實非常多的問題啦，什麼年金的問題是不是，健保的問題，甚至連高鐵

都要倒閉了，有太多的問題其實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治部門，包括所有的政黨在內，有沒有嚴肅的去面對我們這個社會很多需要去面對的公共的議題。

那我會覺得至少在這個1129這樣的一個選舉的結果，至少讓所有的政治人物瞭解到，就像剛才國昌老師有提到，連蔡英文她都是覺得說如履薄冰，你想想看6年前她有那麼高的票數，6年就可以花光，6年就可以讓他掃地出門，6年就可以讓他知道人民是有站起來的，人民不再是昔日吳下阿蒙，隨便打個什麼經濟牌，大家就乖乖的就聽你的，你如果沒有辦法真正回應民意的一個需求，人民是可以投票把你掃地的，人民才是國家，我想這一次的選舉，雖然是一個地方型的選舉，可是應該有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那當然後續還有很多的發展，還需要大家密切關注，所以說到底是公民力量造成這個太陽花的力量，其實應該是相互的影響下面，可是一個核心不變的就是，你如果沒有很多的公民有走出來去參與，那個力量是不可能形成，那更不要說會去有所謂的運動，那當然因為有一個運動造成大家更有信心，願意去關心跟參與這個政治，所以這個是一個相互影響的一個過程，這是我的想法，謝謝大家。

(掌聲)

黃國昌：其實剛剛林老師已經把這個問題給解完了，說明得很清楚，所以這個問題我沒有什麼要接下去講的，你放下啦，我不會那麼不負責任啦(全場笑)，答應了參加這個座談然後就這樣子就結束了，我想要...在給各位一個建議的同時，分享自己的一點點想法。

我不會欺騙各位說，站出來反抗永遠不用付出任何代價，我不會欺騙各位這樣的事情，有的時候你的確會遭遇到你想要改革的對象對你的壓制，譬如說，在科層組織當中的公務員，公務員為什麼會很害怕，他怕他以後的生涯，他的升遷遭遇到影響，可能在軍公教裡面都會有這樣子的恐懼，那我不會很天真的說，這些事情其實不用害怕，真的都不存在，它會存在，它會存在。

那因為這個樣子所以在做的過程當中去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夥伴是重要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彼此可以相互的扶植，相互的支援，相互的打氣，那當你被人家怎麼樣的時候，你的這些夥伴他們會在這個過程當中給你扶植，給你支持，那所以有的時候幾個人聚在一起，一起做，加入新的團體，加入既有的團體，成立新的團體都好，那但是雖然這樣子的打壓的力量存在，但是在認識到這件事情上面，

我還是會鼓勵各位是，在自己能力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不要輕易地退縮，因為你的反彈有的時候會讓你想要打壓你的力量，想要打壓你的力量得到非常重的教訓，沒有達到他的效果，反而造成反效果。

我很少在公開場合談一個人，但是我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突然覺得適合談一個人，這個人跟我有一定的淵源，這個先生叫蔡正元(全場笑)，那我先跟各位講說，因為我要先講一個原則，那個原則就是說，各位在參與公共議題或者是針對公共議題，不管是發言或是做什麼行動的時候，盡量避免一件事情，就是把公共議題個人化，不要把公共議題個人化，就是take it personal，那在這樣的前提下，我想要分享的經驗是說，在2012年的時候，當我們站出來反對旺旺中時傳媒集團去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台的時候，蔡衍明，不對，那個蔡正元先生他在國會利用質詢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時候，他出言恐嚇說，你們那個黃國昌如果再這樣，明年中研院法律所的預算砍一半。

那他這樣的指責大概就是，基本上他要產生一些效果，第一個效果是說，他想要對我造成心理上面的壓迫，想要對中研院造成一定的壓迫，那不管是我自己的，對我的壓迫還是對中研院的壓迫，他基本上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什麼？就是放手，不要再管這個事情，那其實當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還沒講任何的話以前，媒體的記者在立法院的現場看到以後，他們就氣到受不了，自己打電話給我跟我講這件事情。

在做這些事情的過程當中，你會得到很多溫暖，那在那個時候的那個時間點上面，我選擇什麼話都不說，我沒有第二天要出來罵蔡正元，我什麼話也沒有說，我只簡單地講一句話說，我在中研院裡面的研究表現，法學界有他的公評，除此之外我什麼話都沒有講。

但是有一群夥伴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之下，大概隔了一個多禮拜，他們開了一場記者會，出來指責蔡正元聲援我，我那時候沒有發言的理由是因為我不想要把那個公共議題個人化，但是在我心裡面已經出現了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就是說，抽象地來講是，這個立法委員他在國會裡面行使職權的方式並不是單純地只是在打壓學者他去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在抑制校園內的學者變成公共知識份子，他更可怕的地方是在於說，當選民透過選票給他權力的時候，他這個權力的行使是在服務特定的什麼，財團，這是最最最最最可惡的地方，那個根本就已經構成了權力行使的濫用。

那我相信各位比較聽到比較多這位先生的事情大概都是應該是，我也不曉得多久了，我也不曉得他跟網民槓上，老實講啦，我不曉得有多久的時間，但是這個會用他當主角是我要講第二件事情是，前一陣子不是有所謂的割鬚的團隊，要去割蔡正元，我們的中選會就那個連署的表格故意刁難，一張要寫七個，你真的有上街去連署經驗過的人你就知道，你光是一個技術性干擾的表格會造成多大實際上面的影響，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分好幾個層次講，第一個層次是說，我們為什麼要設中選會？你去看中選會組織法第一條的規定是說，我們為了要保障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參政權，那第二個是，這群中選會的官員是哪裡來的？都是大學的教授，大部分都是大學的教授。

第三個問題是，他們這樣子的作為到底是阻礙人民行使他憲法賦予的權利還是在促進人民行使他憲法的權利？那第四個問題是，這群大學教授他為什麼要幹這些事情？是因為說，幹了這些事情以後，我擁抱權力的大腿，我以後就有官可以做，是這樣嗎？

在我們現在政府機關的非常多的重要的所謂委員會的組織體，他們手上掌握了很多實際的決定權力，不管是環評、都更、公民投票、罷免的中選會，都是透過這個委員會的組織體，這些委員會的組織體的成員都是什麼，都是所謂的學者專家，他們在行使這些權力的時候，他們是取向於對於這個組織體它所應該要肩負的任務跟社會責任，還是他利用這個職位在尋租，在謀求他自己個人的利益？

你如果說是以人民公民投票權利的行使來講，2010年要求ECFA要公投的公民投票的提案就是被公審會否決掉，這些公審會的委員到2012年最高法院撤銷他們的判決，說他們的駁回處分是違法，但是ECFA已經簽了也生效了，人民被你踐踏的公民投票權利也要不回來了，有人負什麼責任嗎？沒有，他們有出來道歉嗎？沒有，你們繼續去追這些公審會的委員，有的現在在當考試委員，有的在當監察委員，那對於各位來講，當然你們可以思考的問題，我不會給你答案，你們可以自己思考的問題是說，大腿一拍，這件事情真是妙不可言，原來我只要這樣子幹，就有考試委員、監察委員可以幹，我終於找到成功的祕密，這個就是我未來要走的道路。

如果我們這個國家在所謂政治職位的分配上面，或者是不要用政治政治啦，在權力的行使上面，我們所傳遞出去的訊息，所給下一代的教育都是，哩賣蝦憨

氣做蝦代誌，哩個看郎安怎爬氣哩(台語)，你就跟著那樣子爬就對，你會希望你的子女活在這樣的社會當中，你如果不會希望你的下一代活在這樣的社會當中，那面對這樣的事情你要怎麼處理？不要個人單打獨鬥，團結起來，因為個人單打獨鬥有的時候自己容易受傷，團結起來，去聲討那些人，不斷地去追問，就看到他就問他一次，說你那時候為什麼做這樣的決定，這樣當上考試委員你覺得你很光榮嗎？讓他們必須要面對這個公民社會，逼他們給答案。

那這種反彈的力量，有的時候會讓那些想要打壓你的人適得其反，割闌尾的團隊一天之內募集了四萬份罷免蔡正元的連署書，我可以很清楚地跟各位講，這件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階段，30天之內要募集原選區選舉權人數13%以上的罷免提案門檻，是全世界最最最嚴格的，你找不到比這個更嚴格，這件事情難不難？我可以跟各位講，很難，難得不得了，我自己去年憲法133曾經做過，跟很多朋友一起做，最後我還是沒有成功。

那這個不合理的罷免法制要不要改？當然要改，但是即使面對這麼嚴格的法律，中選會他們的濫權跟打壓，他造成的結果是什麼？他造成的結果就是讓大家更憤怒，公民力量的展現很直接的反撲是，我一天就給你簽到了。

那當然後面什麼，後面還有其他到時候罷免投票路要走，但是我的意思是說，這樣的行動，這樣子的反應，你說那些政客他們會不會害怕？一定會害怕的，一定會害怕，我們只有透過這樣子一次又一次的行動，才能告訴其他的政客，以後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我們也才能告訴說，那些在各個委員會裡面位居要職的各個大教授們，以後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大家盯著眼睛在看著你們，你們所做的任何決定在歷史上會留下紀錄，你必須要為你的決定負責。

那當然我這樣子跟各位講是，就是說我知道各位未來可能在教育，如果進入教職以後的教育體系當中，某個程度上他還是一個什麼，滿科層的組織，那有的時候必要的話，如果有可能，自己透過公會的組成就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權益，那之外不會遭到一些其他莫名其妙的政治力的打壓，但是在保護自己的同時，也要做自己該做的事情，面對到不合理的狀況，你要勇於站出來，因為你們所教導的學生他們會看著你們怎麼樣在面對這個問題，看著你們怎麼樣選擇你們的行為模式，而你們的選擇，你們的決定，你們的行動看在這些學生的眼裡，會對於他們造成很深很深的影響。

(掌聲)

主持人：那其實從臺灣近幾年的狀況，我們可以看到像洪仲丘案，然後大埔拆遷案，還有各個面向到野草莓、太陽花，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的公民力量其實已經是不斷地在累積、在崛起，那我們就最近這個事件來看，就在禮拜九合一的選舉跟之前的選舉比起來，公民力量在裡面是否有它的影響？那它造成具體的影響又是什麼？那請兩位老師幫我們簡單回答一下。

林佳範：好，那這個九合一選舉到底公民力量有它的影響，我其實剛才前面都已經有提過，其實這次的選舉，你看最後這個嘉年華的遊行好了，在台北市舉行的這樣的一個遊行，跟國民黨連陣營那邊的造勢晚會來比，就是一個很大的不同，對不對，換句話說，連陣營的你看都一台一台的瀏覽車在那個地方，所以這是什麼，動員來的嘛，可是柯P的這個叫什麼活動，「愛與擁抱」這樣的一個活動都是公民自發性的。所以說哪一個人數比較多，這個有爭議對不對，不過一個很明顯的是他都不是動員來的，他都是自發性來的，所以公民力量的可貴就在於這個自發性，他不是出於你給我錢，出於對於黨派的這個，而是他出於他自發性的認同這樣的一個價值跟這樣一個活動，你不用去動員他，他自己就來了，這個就是公民力量的一個展現嘛是不是。

那更何況，我想這次的選舉裡面，特別是台北市的選舉，柯P他所帶出來的選舉模式是充分地打破過去的選舉動員的模式，你試想他只是一個台大醫院的醫師，然後又沒有任何政黨的奧援，更沒有什麼龐大的黨產，怎麼樣來打這樣的一個選仗，包括他要繳這個什麼保證金這些的錢要怎麼來，是不是，一個醫生完全就是靠公民的力量，當然拜現在網路之賜，他可以透過網路可以很快，這個在318的時候就有出現，那一下子就那個力量，這個就真的公民力量，這完全不是動員的，只要一號召，大家錢就進來了，只要一號召大家就上街頭了，所以這次的這個選舉，完全打破過去的這種選舉動員的這個模式。

那很明顯的這些都是公民力量具體的一個展現，那其實更難能可貴像有些學生一號召一下子，大家又回去投票，募這個錢一下子就募滿，那大家就可以回去投票，我想這些都是很具體的展現在這次的這樣的一個選舉裡面，是前所未見的，那我想這個給兩大政黨都是一個很好的警惕，我們不會再預設在過去，認為政治就是應該要這樣子，所謂的政治一定要參與黨派。

那其實我想柯P他這次當選台北市市長，其實已經很多的改變就已經開始，因為他沒有政黨的包袱，所以他可以很大聲的講，我要讓台北市公務員，都不要為政黨來效忠，而要為台北市民來效忠，只有他可以講這句話，因為他的確沒有任何政黨，而且他完全是公民自發性的來參與他的這個各種的活動，他也願意開放，包括這種人選，當然這過程也有一些爭議性，不過我覺得至少他開啟了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一個做法，包括他的競選經費公開，我想這次這樣的一個選舉已經創下很多歷史的紀錄，讓所謂公民力量的展現在選舉的過程當中是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我想臺灣的公民力量希望能夠朝向更多更正向的發展的一個方向，我覺得台北市柯P的確是在做一個政治實驗，在沒有任何政黨的包袱下面，怎麼樣可以把市政真正的做好，而且照他講的他要是一個開放的政府，換句話說他願意讓更多的事情讓人民來參與，共同來決定，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向，那當然過程當中難免會有一些，包括你看他最近提名的這些人，有很多人就有不同的意見，只是我們還沒有看他具體的出來怎麼樣去回應這些不同意見的看法，或是怎麼樣在他的對於這個人事，包括環保局長嘛，還有這個勞工局長，這個人選要怎麼樣去產生，那怎麼樣讓人民去參與，我覺得這個都是前所未有，那當然還需要大家去關心跟理解，他怎麼樣去回應這些的一個，他都還沒有宣誓就職，可是有很多的做法已經開啟了過去從來沒有的公民參與公民力量的出現。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一起參與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如果覺得他哪個做法不對，我想都可以直接跟他講，是最直接的展現大家參與這樣公共事務的一個力量，那我們期待公民力量能夠在未來臺灣的政治文化上面，還有政治的體制上面，能夠形成更具體的一些改變，特別是我會覺得像國昌在318那個時候特別提出來公民憲政的會議，我覺得其實這次的選舉應該是讓大家能夠更去正視其實我們的憲政體制裡面有很多的，簡單講這個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本身有很多需要，因為那個規則把它修得很好，就不會像這幾年來，你看大家要等到投票的時候才有可能把怒氣把它，可是之前他已經做過多少傷害臺灣社會的事情，這個不負責任的政府做了非常多會傷害整個社會的一些決定，可是我們再怎麼樣上街頭他完全無動於衷，一直要到這樣的一個投票有這樣的一個結果，他說他聽到了，我不曉得他是不是真的聽到，對不對，318的時候他也是說他有聽到，可是感覺上他好像沒有真正的聽到。

可是這次用選票這樣的一個方式讓他真正感受到人民的力量，他是不是真的

聽到明天就知道對不對(編按：演講時間12/2，12/3馬英九辭黨主席)，我想這次的選舉公民力量的展現應該是非常的明確而且具體，那我想我的分享就到這邊，謝謝。

(掌聲)

黃國昌：剛這題林老師也答得非常的完整(全場笑)，那但是我只是想一樣邀請大家一起思考一個問題，江宜樺院長辭職了，有一些討論認為說這是一個地方的選舉，中國國民黨的執政黨的失敗，為什麼是一個行政院長辭職，這個邏輯在哪裡？其實我是要...就是再講在這個問題延伸出來的問題。

第一是從現實上面的角度，我的自己的觀察是，這個選舉已經不是一個一般的地方選舉，這個選舉不是一個一般的地方選舉，你從最後的結果跟效應就絕對不是地方選舉的效應，怎麼可能是地方選舉的效應，那就是這個縣市換一個行政團隊執政，那換一批議員，那大概就這樣子。

那這個是這個地方選舉某個程度上已經全面地「期中選舉化」，期中選舉就是一個四年的總統，他過一半的時候，剛好2012到2016之間，2014今年有地方選舉，那我要邀請各位思考的問題是其實剛剛佳範老師所提出來的公民憲政會議有關係是說，假設各位對我們現在的憲政體制不滿，覺得我們現在的憲政體制沒有辦法去反映出，不管是權力的監督制衡還是責任政治的原則都沒有辦法被反映到，那我們要怎麼改？

第一個事情是說，好，在總統有固定任期制的保障下面，如果一個總統就很差，那我們要怎麼樣更靈活地去換那個監督制衡的機制，其中有一種很可能的設計就是期中選舉的制度，就像美國一樣有期中選舉的制度，那當然美國他們的眾議員是兩年兩年，所以自然而然會有期中選舉的制度，那你可以去思考的是說，欸那我們是不是未來即使要維持立法委員的任期，是四年，還是說我們要把立委的任期減短，一個是維持四年嘛，但是每次就是，是維持四年，但是每次改選半數，還是說這樣子不太對，我們還是把它縮短成兩年，去設計所謂國會期中選舉的制度，我只是拋問題出來給各位，這是一個說，欸，那我們是不是未來如果要維持總統制的话，我們要去制衡這個總統，去檢驗他的表現，去改變國會的結構，我們有可能去設計期中選舉的制度。

那第二個可能性是說，欸，不對，我希望更靈活一點，就是說當這個政府已經不受人信任的時候，我可以隨時地透過修閣，重組行政權，往內閣制的方向去邁進，那只不過說你如果想像理想中的狀況是說，欸，倒閣往內閣制的地方去邁進的話，那我們現在的總統直選要不要繼續留下來？就這個是我們接下來未來要討論公民憲政會議的時候，我個人會認為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所謂非常嚴肅的問題就是說，我比較以我國目前的民主文化來講，我會比較難想像說，我們選一個總統出來，一票一票選出來的他是個虛位元首，因為一票一票選出來的那個人是一個民主正當性最強，權力最大的，整個國家動員起來去選一個總統以後，結果他只是一個虛位元首。

那換過來講是說，那我們願不願意為了內閣制就不要總統直選，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可能性，但是在思考這個可能性的時候，你也要去想說它可能伴隨的代價，所謂伴隨的代價指的是說，因為我國，我自己的認識是，我國還處於一個就是不是很正常國家的狀態，那總統直接民選是在1991年到1992年的時候，就是我大一大二的時候，很重要的臺灣民主史上非常重要的運動，那個時候一樣有很多學生老師，當然那時候包括民進黨的，在台北車站重慶南路，大家被打得頭破血流，然後用噴水車噴，那你說那也沒什麼，我們現在還是這樣子啊(全場笑)，我們先不提這個啦，講到這個就令人難過。

那但是那個改革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說，因為直選的總統在我們目前國際的情勢下面，特別是在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他是一個人民總意志的展現跟他的代表，那我這樣子講並不是說我反對，就是不要總統直選，改採內閣制，而是這個事情是我們值得去思考，那這次的地方選舉是，欸，那我們發生了這次以後，未來是不是真的以後的地方選舉我們就要讓它全面地期中選舉化，還是覺得說，欸，憲政體制上我們好像不應該這樣定位，如果有必要在總統固定任期的總統制下面去進行調整的時候，我們要另外去設計期中選舉的制度，那這個都是未來，譬如說我們要開始公民憲政會議的草根論壇，大家在參與這些討論的過程當中，都值得去思考的問題。

那不過，對不起，我就先講到這裡。

(掌聲)

主持人：好，那謝謝兩位老師就是就我們今天的問題很詳細的回答，那我們現在

就開放問題讓同學發問，可以用桌上的麥克風。

同學1：老師好，我是公領系的學生，我叫XXX，那我覺得這次，我想請教，像類似前面這樣一個問題，三個逗點的，所以會有三個問題，第一個是，剛剛黃老師裡面有提到一個是那個選舉之後繼續監督的力量，那我想多請教一下說，具體展現他可以在哪裡，當然我知道我們自己應該去關心，但是現在很多人投了票，回鄉投了票，又回到現在就學的地方，離開他原住地，所以這個監督力量的產生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我覺得這次選舉之後的結果，除了公民力量的展現之外，其實也提醒了一些有年紀的人，或者是在位置上面的領導者，不管是所謂的選舉上台的人，我現在覺得連師大的校長都要認真考慮一下他的風險在哪裡，或者是企業的領導者老闆，因為有一股力量它會莫名地跑出來，但莫名是經過醞釀，剛剛兩位已經解釋過，所以我覺得以兩位也不再年輕了嘛厚(全場笑)，那在年紀上來看，未來怎麼給這些領導者適當的建議，因為它那個力量會隨時地竄出，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或許，因為在場各位現在都很年輕，可是早晚也會有一天在那個位置上，我覺得應該開始學習這個思考；那第三個是，我覺得任何一個公民組織，那我非常欣賞像島國前進這樣的一個組織，當然不能說現在就要說他有什麼具體計畫，不過我覺得任何的組織它是不是有一些方向性可以提供給這個在島國上的人來看他前進的方向，那我覺得這個也都是可以，在這個地方這個機會剛好你也在，所以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提供我們參考，大概是這樣。

黃國昌：謝謝您的問題，就是...我覺得對於在所謂年紀比較大或是在上位的人來講，那個訊息是很清楚的，就是說，特別是掌握政治權力的人，那那個政治權力其實也可以有不同的層次，你到一個大學的校長，某個程度上他也掌握了權力，或者是剛佳範老師所在提的選課的那個教務長，我自己的習慣，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公民團體也是這樣子，就是說不太會一開始就去喊說，你做錯什麼事，馬上就喊說你要下台，你要下台，大家會希望說你聽聽人民的聲音跟建議，那這個時候我對於位置上的人他們最大的考驗跟這次對他的教訓就是說，你要仔細地去聆聽而且很虛心的去考慮說，這個人給我的建議到底是來亂的，還是為了這個國家好。

那想到這件事情我會很感觸啊就是說，去年發生九月政爭的時候，就是他用，就馬英九總統他用黨主席綁架國會，想要強推服貿，後來甚至透過黨紀開除了國會議長，有很多人跳出來說他跨越憲政民主的紅線，他民意支持度一路往下掉的

時候，其實我那個時候我那陣子我心裡一直很難過，我難過有很多原因啦，因為當我這樣子在指責馬英九的時候，並不代表說我贊同王金平或柯建銘他們那兩個人在做的事情，就你竟然打電話去幫自己的案子關說，啊你說上訴浮濫，上訴浮濫你要去修法，你要去改制度，這麼多因為檢察官上訴浮濫而受苦的人，你什麼時候打過一通電話？

那就等於是說，整個國家被搞得烏煙瘴氣，其實我那個時候我真心誠意的認為，就是說要馬英九辭掉或者是你要把他罷免掉要不然彈劾掉，真的都不太可能，那個時候對臺灣能夠做的最大貢獻就是，他退居虛位的元首，找另外一個可以帶領臺灣往前進的行政院長，行政權由他交給他，他也不再用黨紀綁架國會議員，你們行政立法彼此去監督制衡，那我從今天的角度上面來講，我去回想過去這一年多的事情，就會覺得很感傷就是說，如果他那個時候真的願意這樣做的話，整個臺灣或許過去這一年多，我們所經歷這些的事情或許不用發生，我們有很多，就像剛剛佳範所講的，臺灣現在其實面臨的挑戰，要進行的改革多得不得了，馬英九曾經提過他要進行年金的改革，在哪裡？租稅不公平的問題造成了除了貧富差距擴大以外，相對剝奪感越來越重，做了什麼？

那這些問題我老實講都不涉及藍綠，也不涉及統獨，這都是完全跟社會上面公平正義，跟我們接下來大家的生活會非常相關的問題，通通都沒有做。

那當然我不知道啦，就是說我大概可以瞭解說我那樣的建議從掌握權力的人來講的話，那根本就是在瘋言瘋語，就真的在瘋言瘋語，但是你真的退一步想是說，如果你今天從政的初衷是，你掌握權力是希望你能夠做一些為大家好的事情的話，那你就真的覺得應該這樣做。

像今天我聽到馬英九先生他宣布辭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當然會不會成立，可能看明天的常會，但是我會覺得除非這個人已經走火入魔到某一個程度啦，就他想要上演說我今天宣布，然後明天中常會再上演一個大家慰留大戲(全場笑)，說你不能走啊，你走了這個黨就垮啦，那你千萬不要走啊，我大概很難想像會出現那個戲碼，那我給的最誠懇的建議給新任的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最誠懇的建議就是，黨產歸零，還財於民，你這個黨才有可能浴火重生，重新出發，結果我今天是用很認真的心情在我臉書PO了這個文，結果後來，我後來發現下面迅速有一堆留言，說老師你喝醉了嗎？(全場笑)，就是極盡嘲諷之能事啦，就覺得我好像是一個笑仔，就是怎麼會意想天開講出這樣子的話，但是我覺得新上任的人真的

有智慧認真想一想，那個才是真正重新出發應該有的道路。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你講到島國前進說未來前進的方向到底是什麼，這是一個大哉問，那不過我很簡短地回答，不要佔用太多時間，就是除了延續在運動要推行的那幾個訴求之外，那包括了就是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建立 先立法後審查 公民憲政會議之外，為什麼現在島國前進在進行補正公投法的運動，對不起，容我插一下工商時間，我們的工作伙伴今天很辛苦在那邊等著各位能夠簽一份連署書(掌聲)，加入補正公投法的運動是因為，如果說我們現在所面臨很實際的狀況是代議民主失靈的話，那矯正代議民主失靈有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憲改的層次，這我100%的支持，但是憲改所面臨實際上面的狀況就是要四分之三，出席四分之三同意，換算成實際的數字，在整個國會裡面有29立法委員不同意的話，憲改動彈不得，那個難度很高，但是我不是說，雖然難就放棄，我們要持續地去做。

但是在修憲以前有另外一個層次是修法，在法律的層次上面，憲法本來就賦予我們一些憲法的權利去矯正代議民主缺失，對人的直接民權就是罷免，對事的直接民權就是公民投票。但是這兩個權利，這個憲法權利最荒謬的事情是說，憲法給我們這個權利是拿來對付當代議士他們失能或是濫權的時候，可以來矯正他們做的錯誤決策，甚至把他們kick out，但是這兩個憲法權利卻被這群代議士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實際上面的空洞化，把你剝奪了，實際地空洞化那個權利，就讓你看得到，吃不到，看得到，用不到。

那這兩個權利被法律實質上面地空洞或剝奪它會造成一個更可怕的現象，它會造成更可怕的現象是說，它會讓人民開始產生自暴自棄的心理，什麼叫自暴自棄的心理就是，你如果問說你有沒有權利，有啊，啊就在那邊，你就按照那個程序走，那這個程序走不完，那對不起，你自己失敗了，你要怪誰？

那後來越來越多人去這樣子搞的時候，發現說，我去用一次撞一次牆，去用一次撞一次牆，以後你要再去那個武器的時候，你周遭所有的人都跟你講，賣氣目嘿啦，嘿謀效啦(台語)，浪費時間啦，然後搞到後來是人民自己選擇放棄那個權利，那個效果跟那個外溢的效果跟負面的訊息是很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的，那個跟你說，他不去訂，在法律的層次上不訂公投法，不訂罷免的法制還要可怕，因為最後怪到是怪到誰頭上，是怪到人民自己頭上，是你自己不要用，你要怪誰？

那我們現在面臨的選擇很簡單，第一個選擇就是說，我們從此以後就忘了我

們有這兩個憲法權利，忘了我們有罷免權，忘了我們有公民投票權，就不要再提了，雖然寫在憲法裡，啊噠個謀效(台語)；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另外一個就是團結起來，站出來告訴這些代議士，把我們的憲法權利還給我們，你如果不還給我們怎麼辦？很簡單，我下次讓你落選，我一方面透過公民投票的連署讓修正法律成為你的法定義務，你如果不願意修法的話，我還有第二步可以走，第二步可以走就是我讓你落選。

但是你要做這件事情某個程度上又會牽涉到說所謂社會教育跟觀念推廣的問題，因為我們過去這幾個月跑遍全國各個縣市，走到社區，或者是像辦這樣的校園講座，都在傳遞這樣的觀念。那對於比較年輕的，有幸在教育改革以後接受比較好的公民教育的你們而言，可能需要的解釋工作相對會低，但是你如果遇到年紀比較長的，就像我這種比較老的人，他就會問說啊蝦米，你要從第一件事情開始解釋，什麼是公民投票，這個制度的意義在哪裡，為什麼要從頭解釋？因為以前攏謀嘎啊(台語)，沒教過，連聽都沒聽過，你說啊要補正公投法，要幹嘛幹嘛，然後他就說那什麼是公民投票，你要花很長說服的成本。

所以像島國前進的這些工作伙伴，他們一開始參與島國前進的時候，當然是認同這個理念，那經過一段的時間，我希望參與這個團體的伙伴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他自己也有所成長，那他也學到越來越多的東西，那他就會像種子一樣，出去，對不起啦，我知道後來連勝文用了這個詞我非常的憤怒(全場笑)，對嘿，算了嘿，不過真的是這樣子，因為這個運動，我老實講並不容易，真的並不容易，那你說公民投票的權利要回來有兩層的意義，第一個矯正代議民主的缺失，第二個是這個權利太重要，這個權利以我的角度來看是臺灣非常重要的保命符，它是中國共產黨最怕的一個權利，它是中國共產黨最怕的一個權利，因為這個權利行使下去以後，你所展現出來的全體真正的人民意志，那個在，不管是在國際人權法或者是在國際政治上，它都有非常強烈的正當性的基礎。

那因此我們才會覺得說這個權利我們絕對不能夠放棄，所以現在島國前進實際上面在做的事情是除了延續那些訴求以外，另外一個工作的主軸是，我們一方面在推動公投法的補正，那你老實講問我是，到時候到立法院的立法院的時候，是直接民權兩個我都要要回來，除了《公民投票法》還有罷免法制的改革，那只不過罷免法制的改革現在割闌尾的行動還在進行當中，就不要對割闌尾的行動造成一些干擾，那等到這個事情整個到一個段落了以後，再來去談整個罷免法制的修正。

(掌聲)

同學2: 大家好, 我是XX, 我想請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 以我個人而言, 其實我還滿討厭民主制度, 因為我覺得民主制度有很多弊病, 比方說很多人認為應該做的事情並不代表它真的應該做, 很少人認為應該做也不代表我不應該做, 那請問我們要怎麼樣解決這種困境, 那第二個問題是, 想請問你們的理想中的社會或是政治制度是怎麼樣, 因為以我個人而言, 我認為如果大家都是公民, 大家都具有高度公共參與的心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是不需要政府 不需要政治這樣的體制, 那有沒有什麼參考的例子, 世界上哪個比較相近的參考例子可以; 那第三個是, 我在想因為很多時候違法手段, 我覺得違法手段是可以做, 可是除去法令, 那我們要用什麼準則來決定我們做的事情是不是應該呢? 是支持者的多寡嗎, 還是所謂的內心的良知, 可是這個都是一個很模糊, 而且像支持者多寡也是我剛剛講到很多人認為應該做也不應該代表還是應該做的事情, 那這三個問題想請教老師, 謝謝。

林佳範: 那針對第一個問題, 你說多數人少數人, 那到底是要怎麼去做一個決定, 我覺得這個是根本民主的本質的問題, 所謂的民主並不是數人頭, 我一直很反對把民主簡化成多數決, 那個是不了解民主, 如果民主是多數決的話, 那你永遠是少數, 那你是不是永遠都吃驚, 永遠只能夠聽多數的, 所謂的多數暴力或是少數的專制, 我想這個都不是民主, 特別是過去, 我想這次的選舉一個滿重大的意義就是打破過去會認為說, 欸, 選舉我就是多數, 那你們以後都是要聽我的, 這個根本就不是民主, 這個是專制嘛, 民主的本質應該是在於你有所謂的公共, 針對所謂的公共的部分大家都可以參與, 大家可以參與, 然後能夠去形成所謂的公共意見跟意志, 所以它的本質應該是在參與, 不是在數人頭, 就算是少數, 你也應該允許他在這個過程中他可以發聲, 這樣才有可能保障大家都是平等的一個自由。

所以說針對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民主不是多數少數, 到底誰要聽誰的, 應該是大家能夠共同地來參與的過程中, 能夠形成公共, 所謂公共就不是只是我的意見, 也不是你的意見, 而是大家共同去形成的一個, 大家都可以去接受這樣的一個意見, 這個是第一個我覺得民主的本質不是在於少數要聽多數或是多數要聽少數的。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就是理想的一個政府的體制，當然各種政體各有它的優缺點，甚至你也表達說你不喜歡這個民主的體制，可是我這邊要提醒的就是，就是說對於公共的事務，到底是由，你剛才提到的少數人來做決定，還是為了保障大家平等的自由，讓大家都有機會參與，能夠去形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意見，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民主或許還是最能夠保障大家平等自由的一個機制，如果是理想的一個機制，理想的政體的話，當然你如果要跑到深山裡面去修行的話，那我想什麼樣的制度對你大概都沒有差別，因為就像我剛才講的，它是要去解決公共，會有所謂公共的問題，當然不可否認有一些是你個人的、你私人的，你想要去追求的，我想也惟有在民主體制下面，你比較有可能被保障，不可以任意去侵犯或是干涉，當然這個民主要結合人權的保障，我會認為人權的保障才是目的，民主只是要去確保這個人權是有可能被保護跟保障這樣的一個體制，這個是針對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同學2：就是如果法律不是唯一的……(聽不清楚)

林佳範：ok好，那這個就會跟公民不服從有關係，沒有錯，國昌跟我都是念法律的，那法律的這個，應該怎麼講，法律...應該是說法律它是一種社會的規範，可是這個社會規範的本質，如果沒有辦法去保障我們認為很重要的這些價值，換句話說，它的正當性不是只是因為它是法律，它的正當性應該是在於它法律的內涵，這個法律它是這樣制定符不符合公平，甚至有沒有任意地去侵犯到人權，所以說不是只有法律作為唯一的標準，其實在社會生活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標準，那不可否認在民主社會下面，法律應該是大家能夠共同遵守，如果前提是它是經過一個共同參與所制定出來的一個規範，那大家當然應該要去認同，如果對於這樣的一個規範，你如果認為它的本質是有違法，當然你要透過一個民主的程序去修改它。

可是也不可否認的，在民主的體制下面，有一些法律的制定它顯然是違背公平正義的，或顯然是違背人權的，那當然在能夠透過民主程序去改變它，那當然就去改變它，可是也不可以否認在某一些過程當中，某一些的情況當中，你很難透過這些正當的程序去改變它，那在這樣的情況下面，我們講的所謂公民不服從，並不是在主張暴力，我們講的公民不服從是強調我不遵守法律，可是我強調是用和平的手段，可是我要去彰顯的是你法律欠缺正當性，就像國昌，這個女士在一

九六〇年代，要上公車種族隔離，她就坐在白人的位置上面，最後警察就問她，你為什麼要違法？結果她的回答是說，我只是要回家而已，我沒有要違法，是你這個法有問題，不是我有問題，這個就是公民不服從。

所以說在這個社會生活裡面，我想法律，特別是在民主的社會裡面，當然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判斷的一個標準，當然還有更多各式各樣的，包括人權，包括公平正義，這一些的價值會去挑戰這些制定出來的法律它是否有它一個正當性，那特別是在就像集遊法，這樣的法律，它的正當性，這個是違背憲法更高的法律裡面授予人民的權利，那當然可以去挑戰它，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去挑戰它的正當性，當然這個還有待大家繼續努力，這個還沒有修法完成，我想這個是回應你的幾個問題，謝謝。

(掌聲)

主持人：好那因為時間的問題？

(同學：可以再問嗎？)

主持人：我們再開放，有很多同學要問？

(同學：因為畢竟剛剛這個題目有很多都重覆性滿高，我想在場很多同學很想問問題，所以可不可以就再開放幾個？)

主持人：不知道兩位老師，還是我們再開放兩個問題，不知道兩位老師方不方便？

黃國昌：可以啊，我ok。

同學3：好，不好意思，就是我有大概三個問題想要問，不好意思，對三個問題，不過很簡單的問題，就是第一個是說，剛剛提到說要返鄉投票，那有些人他可能他返鄉投票他沒有辦法有那個錢，譬如說有些同學他可能住澎湖、金門，他飛機根本可能買不起，所以他沒辦法返鄉投票，同樣的，他可能在監督的部分就沒辦法長期地一直去用，那請問就是兩位老師有什麼想法？第二個是說，臺灣的投票年齡是20歲，那就是如果下修到18歲的話的效果可能是什麼，還有說兩位覺得妥不妥當？第三個是說，針對像是，因為像罷免法是針對分區的立委，我可能認

知不一樣，可是就是分區的立委，那像是有些比較具有爭議性的不分區，譬如說這次國民黨的蘇俊賓、洪秀柱或者是像民進黨的柯建銘這些人，他們長年都有一些爭議，然後但是因為他們是不分區，所以無法可管的情況下，請問你們認為是不是也可以包含在所謂罷免法的修正方面這樣子？謝謝，然後很有榮幸就是國昌老師為學長，然後當然很不幸有馬英九跟江宜樺的兩個學長這樣子，謝謝。

黃國昌：讓...投票權的行使這件事情真正的成為公平，實質的公平，是一個不斷要透過實踐跟努力的道路，譬如說有人他工作忙到沒有權利去行使投票權，有人他因為居住的地方，他的社經地位不太容易去行使投票權，當然有一些比較細緻的研究做出來持續性的結論就是說，投票權的行使某個程度上是跟你的社經地位是有關係的，有一些變向是很清楚的，是有關係。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有比較激烈的改革手段，也有比較簡單的改革手段，最激烈的改革手段包括了說，它讓投票這件事情成為你的責任，在澳洲就是採取這種方式。

那也有比較緩和的改革手段，它讓你投票的這個就是，去接近投票權行使的那個權利變得更容易，那包括了說你去延長整個投票的時間，那投票方式的便捷化，所謂便捷化包括說比較簡單的就是不在籍投票，當然什麼時候可以發展到電子投票這個，那考慮到的因素會比較多，因為那同時又會跟整個選舉程序的公平性的確保高度的相關，所以我覺得到那邊可能還那個一點，可能現在還不是那麼成熟。

那但是就投票時間的延長跟不在籍投票，那絕對是一個要去大幅改善現在這樣的狀況一個比較好的方式，那只不過說就不在籍投票這件事情你要如何地設計到同時可以確保投票祕密，這件事情在技術的設計上面要做更仔細的考慮。

對不起，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同學3：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年紀的下修。

黃國昌：年紀的下修我贊成，你18歲幹了什麼狗屁倒灶的事情你要負完全的刑事責任，那以現在我們的國民教育知識普及，資訊流通的水準，我覺得下修到18歲是個很合理的要求，那當然啦，對於政治人物來講，他們永遠在計算的是他們自己的得失，不是應不應該，所以你看投票年齡下修的這件事情，可能對於在國會裡面的多數黨來講，他就會去算，可能真的下修，結果會變成怎麼樣，不行，他

一看到20到29歲，今天有一個公布最新的民調，20到29歲支持我們總統的比率有多高你們知道嗎？今天有一個民調出來，20到29歲支持我們總統的支持度的民調5%(全場笑)，我沒有開玩笑，5%，真的是5%，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前一陣子像台少盟，還有很多NGO的朋友大家都支持，他們也辦了一個青少年的模擬投票，那我會覺得說，如果政客把眼光放遠一點的話，特別是我們現在很多議題實質上是牽涉到世代正義的問題。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其實到你們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你們會很辛苦，非常的辛苦，因為整個社會老化的程度，那所伴隨著社福的支出，老人社會的問題，你們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你們真的會很辛苦，那現在是要開始工作，開始要準備，開始要調整的時候，但是這些實際上面的工作，老實講真的都還沒有開始做。

那最後一個是不分區立委的方式是比較複雜，所謂比較複雜是說，第一個就不分區立委在罷免上面很難設計，所謂很難設計是因為是以全國當作一個選區，所以他很有可能在處理的方式上是，不是單純地透過罷免的制度，而是透過國會紀律的方式去處理，那你如果牽涉到是像國會紀律的方式去處理的話，你就會意識到說，我國國會的紀律委員會事實上就有跟沒有是相同的，那但是未來不必然需要變成是這個樣子，就變成了是說，在選票的制裁上面，在國會文化的養成上面，那在國會內部紀律的處理程序上面，其實我覺得都還有很多可以改革的空間。

那不分區的立委沒有辦法透過罷免的方式這件事情不違憲，我們的大法官已經有做出過解釋了，那這個是你在容忍不分區的選舉制度的時候，你同時相對的啦，你也要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我這樣講並不代表說，我們的不分區的選制是一定必須要這樣或者是它是一個完美的選制，你還有很多其他可能的想像，所謂其他可能的想像，以人民更有控制權力的想像，我就講是說，現在我們是投不分區的票就投一票嘛，就哪一個黨嘛，那那個黨怎麼ranking是那個黨決定的，所以這一兩天可能那個敗選的連勝文先生，他有暗示說他會再回來嘛(全場笑)，那所以有一些所謂的，我也不曉得啦，就是那種政治小道消息很多的所謂的名嘴，他們會講說那現在看的是接下來國民黨的不分區，他排第一名，那就把他送到國會裡面去。

那你說大家就不要把票投給他，但是我大概很難想像國民黨會垮到連一席不分區，跨過5%都會有困難，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在制度上面的想像不是必然是

這個樣子指的是，在不分區的選制上面，你有一種設計叫作「open list」，Open list指的是說，我不是只有選黨才選人，黨裡面的ranking不是你這個黨決定，不是你們幾個黨內的大頭關在房間裡面，跟我說柯建銘要排第二，藍的第一啦，那我就一定要接受。你可以選擇控制你這個政黨的不分區名單，但是你政黨要負責，這是你代表的價值。

但是誰要排第幾這件事情你有可能交給選民決定，我選黨的時候我也選人，到時候按照黨的累計票，譬如說好，我拿到200萬票，我算算應該有6席不分區的立委，誰第一誰第六不是你們兩個黨的什麼奇奇怪怪的委員會，或者是你們黨主席說了算，是人民在選的時候，人民同時在選黨他也在選人，這種是open list的制度。

那你說，欸那我們應該如果覺得這是一個good idea的話，可以開始推動修法，但是你說修法是一個道路，另外一個政黨它也有可能自我改革，所謂政黨自我改革指的是說，我這個政黨支持這個制度，但是在法律沒有改以前，我這個政黨自我要求我自己，我自我要求我什麼自己？我不分區的名單提出來了以後，誰排第一名，誰排最後一名，不是幾個黨內的派系大頭關起門來房間，大家喬好就好，我開放讓民眾參與，我讓你們決定我誰排第一名誰排最後一名，那我相信如果有政黨它願意展現出這樣的氣度，不把不分區名單當成是好像他們的私有財，在進行黨內政治權力的分配跟運用的話，我相信這個政黨會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那其他的黨不管他編什麼理由啦，不分區的事情很複雜啊，我們要考慮到各個代表的平衡性，那兼顧什麼什麼，隨便他們去扯，但是你只要有政黨敢邁出這一步的話，其他的人自然就會覺得說，欸，那我在價值的選擇上，我到時候這票我要投給誰。

(掌聲)

主持人：因為時間的關係，然後我們就開放最後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問題為主就好，那我們請老師幫我們點人好了。

同學4：在這邊其實有兩個問題，那可是稍微濃縮一下，就是這次的選舉過後，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是台北市的市長方面確實是，台北市暫時脫離了官後代的掌權這個現象，但是其實在看完投開票之後，我們發現其實基層方面，像是市議員還

有里長其實還是維持，就是台北市來講是藍大於綠，然後再縮小看到我們現在所在的大安區的地置，講里長這個方面好了，就是國民黨在這個地方總共推了52個里長，然後其中沒有上任的其實只有11位，其他通通都選上了，然後其實我對這個現象其實是感到有點不解還有一點失望，對就是其實雖然市長這方面是翻盤了，但是其實基層的這些其實是沒有改變的，然後我想問老師就是對這方面的有沒有什麼看法，然後另外就是也是關於地方選舉的議題，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學生如果是他並不是台北人，可是他必須回鄉投票，但是他沒有辦法做到監督這方面，那我是想說能不能就是喚起學生對在地這邊的連結跟議題，因為我本身是有在幫忙助選，因為里長他是位於師大校本部所在那個里的一位候選人，然後那個候選人他這次是落選了，然後一樣的也是由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選上，里民還是選擇地方勢力舊有的人選，然後我是想說因為其實師大這邊有經歷過非常多的住商爭議或者是這方面議題，然後同時我們也受到國民黨某位議員的打壓，包括師大吉他社搖滾西瓜祭，然後包括我所助選這位里長，他在師大公園做表演的時候，他在表演之前兩個小時環保局人員就已經來測音量，其實這已經受到一些惡意的檢舉還有打壓，所以我想問老師就是關於這些地方的選舉還有地方政治的一些想法，謝謝。

林佳範：我想這個，這個是國民黨因為他在臺灣的執政那麼久了，那其實你如果去看這個他的地方的扎根當然相對比較深，那當然這個，我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的里長是誰，有很多人到投票那邊才發現說，欸，我到底要投給誰，這個人是誰，因為里長這樣的一個人物他當然你說他很重要也很重要，就是說在這個地方服務上面，像我個人的經驗，我真的不曉得我們里長是誰，那我是聽我太太說，她去洗頭髮，然後那個洗髮的阿桑跟她講說，這個里長很好，譬如說我們這個燈都是他去爭取來的，然後水溝怎麼樣去，他去弄來的，那到底我們在投的時候，因為這個議題比較不會是那種政黨政治上面去考量的這樣的一個因素，那換句話說，你比較會考量是到底這個人願不願意來服務，那有沒有真的認真在做，還只是佔那個位置什麼事都沒有做，好像也沒有聽到他會有什麼政見或者是說有什麼政見發表會，所以這個層次的這個選舉，那或許應該如果要改革的話，我會覺得至少也要聽聽他們的一些政見跟看法。

只是說那麼多的選舉，你有聽的話，你會去聽到，包括連市議員是誰，你可能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瞭解，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其實像綠黨像這種比較有理想性的政黨，其實應該先從這個社區的環境，特別是有一些年輕人願意來投入這種這個公職的話，其實里長也是一個滿基本的一個訓練，我會覺得應該要努力，

如果年輕人願意來從政的話，可以先從基層里長做起，從為所謂的一般的老百姓服務，所謂的公共服務到底應該要做到哪一些地步，其實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只是說回試你剛才講的那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個選舉結果還是這個樣子，我想就像我自己的例子，其實我們對於這個里長到底是誰還有他的政黨好像也沒有特別去關心，可是也不可否認或許國民黨他長期地在有這個扎根很深，所以在地方上面里長很多還是屬於國民黨的，這是我的理解，謝謝。

(掌聲)